

新舊唐書雜論

李東陽 著

中華書局

新舊唐書雜論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
類編及借月山房彙鈔皆
收有此書學海在先故據
以排印並附借月所載提
要於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是編摘唐史事蹟。辨其是非。所論太宗明皇之事爲多。持論亦皆平允。然東陽依違避禍。固位取容。其論宋璟不與反正之功。無害宰相之體。實陰以自解。其論狄仁傑褚遂良優劣。謂二人易地。仁傑必能強諫於武后。初立之時。遂良必不能成功於武后。既篡之後。及論德宗猜忌。元載凶嫉。李泌能周旋其間。亦隱然自以調停爲功。其駁胡寅論高力士一條。及論姚崇任諂用詐一條。亦欲以持論之正。自蓋其所爲也。

新舊唐書雜論

明 茶陵李東陽實之著

蘇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爲太宗之謀借隋吏以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未著又無一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于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太宗固可與爲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之事亦未可知也蓋興大事于羣疑之間其勢固有不容緩者舉兵于內召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子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設機穽以幸物之中然自處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賈其橫議也然太宗無鹽湖之覺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疑之哉

徐世勣既降唐以竇建德獲其父蓋也復降于建德此固同于徐庶而實於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爲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棄其父而歸唐羣臣請殺蓋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則蓋已死矣及事高宗而至于富貴既極則觀其無能爲而可以保其身以爲子孫之地□□□也又忍棄其流涕嚮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絕矣嗚呼忍哉夫勣爲子而忍其父固徐庶之不若爲臣而忍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苟志于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恥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

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卻而陰內之。豈真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名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爲。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戾其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行。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爲。正坐是哉。

賞罰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于不可之間。不能以髮。而況褻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賊見劾。太宗賜絹數十匹以愧之。胡演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是所謂褻而亂之也。夫罰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罰也。且孫伏伽。張元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賞。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賞。常何以薦士得賞。張蘊古以獻箴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賊得賞。斯可以類乎。必以爲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赦之斯可也。何假於賞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罰也。或曰。漢文帝之于張武。嘗爲之。然則文帝非邪。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帝所爲。多出於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非慕名徇欲而姑爲是縱脫云乎哉。余懼後世援賞罰者。皆假此以徇其私欲。舉以爲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傅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于大盛。而蕭瑀率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啓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

光明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賊下獄。岑文本曰：命將出師，主于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賞。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康居財，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吁！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于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以甚哉！厥後廣利死降，湯死罪廢，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啓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塞其源，且決之壑，以溢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喜功者，惡徇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充負弑君之惡，秦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惡其諡，而武帝改號爲武，封德彝與弑隋煬，亦賈充耳。唐臨乃以諫廢隱太子，請追其諡，而太宗改明爲繆，夫有所諱而予之者，私也。有所憾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充固武帝之所諱，而秦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然使秀舉其弑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諱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乘小釁以攻之，故從之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高祖之責德彝，則唐臨不得而惑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惡，以終其身，又不能

正名定罪于既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于斯焉。嗚呼。諡之不當其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于臣下之議。而惡諡之餽羊。猶存後世之諡議。不及于廷。而惡諡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爲虛器。反以累先王立諡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于此時。無片惡寸過。舍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庶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己。而欲立類己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爲類己也。幾乎奪嫡。又嘗壯武才人馭馬之對。其意豈不以爲類己也。又博觀羣臣之中。惟李勣爲類己也。而託之孤。卒使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己者之禍。故太宗啓嗣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妻巢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刦。而況教之以盜。而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齊聖之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懈。雖不及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予末如之何也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憂其馴致。姤女始壯。則戒其勿取。愚者孰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也。惟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武才人爲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利害言之。彼雖至愚。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莫甚于褒姒。姐已而極于呂后。褒姒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爲褒姐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諫不能入也。其禍

乃出於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于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偃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况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覲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其欲不厭。則怨懟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曷若絕之于先乎。唐元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勳盜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予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蠱上亂下。至于播蕩傾覆。僅免其身於瀕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僖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豈其父有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疏也。其後高宗元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嗚呼。其所言者。旋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則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雖然。父之於子。臣之於君。則不可不周思極慮。以內之無過之地也。小畜之羣。如家人之嗃嗃。吾因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

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君悔弑君。而自憂傳謚于將死之日。高歡悔弑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巢妃。充其惡。與弑君者均之。爲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蘊古而悔。殺張亮而悔。悔責皇甫德參。悔踏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于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沮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子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伏節。見太宗納諫之效。數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于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篡之後。故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邵子謂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何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以體者也。其於道槩有所未聞。然則孰爲近。曰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寵。任詐以行其志。其平生大節。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于遷宮之際。是不得不於崇疑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

璟也執義而不屈物。守法而不徇情。致使武后令張易之往謝之。而元宗知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與反正之事。豈張柬之之議有所不及歟。抑偶不值其閒歟。使璟在机上。無留肉矣。仕于武后之朝者。其大節皆繫于反正之一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于前日之事乎。是不得不於璟惜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體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何以多議。何哉。

君子之去小人恆難。小人之擠君子恆易。何也。君子惟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蒂結于君心者。不可猝拔。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於君子。欲揚而攻之。則畏公議而不敢發。及窺君心之微。知其陽親而陰厭之也。則爲曲邪詭祕之計。乘其罅而中之。其爲言似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然有以動于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使其君無厭賢之心。則其言亦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爲早魃之辭。而宋璟見逐。張九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卒代其相。二君之於兩賢。其厭之深矣。人主恆言皆欲退小人。進君子。及君子常爲小人所勝。而不自知。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元宗之言。非也。夫九齡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蓋推本而極言之。乃屑屑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顧欲以臺閣誥命之地勝之。是啓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于元宗。有何閤閤之間也。且此說若行。萬一有大賢出于草茅之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慎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苟能爲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

較績。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譽于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輩既去。則當時朝廷豈有卓然稱士大夫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使其能進賢退不肖以終其身。而劉季述。韓全誨之徒。不免出于末流。力士啓弊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况九齡忠嗣。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陰受其薦而不自知。其罔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善爲計。有問則辭曰。臣有閒廷之役。不敢與國事。臣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宦官與國事始陛下。然後爲忠也。然則孰與視其失而不救乎。曰。寧失賢才于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

元宗當播遷之際。昏耄既極。無尺寸之策。決于一走。使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卽位與否。肅宗以儲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元宗嘗有高枕之言。既沮于宮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已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爲君。雖靈武之報不行。而寶冊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遣大投艱之義。流涕西向。再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遲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遲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傍。彼肅宗者。何以及此哉。故其卽位也。未嘗不以爲當。然而其矯情固遜。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俟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卽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俶之言曰。陛下未蒙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于後世之公議得乎。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

罪。彼肅宗固不待西內之隙。吾無以末滅云爾。

昔人謂壞唐者三女后也。奸臣也。宦官也。惟元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元宗者。內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株連薶結。狐媚狗合。左巢右窟。牢不可破。職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祿山者。圖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元宗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據危巢。豈翅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于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倏爲元帥。泌懼其偏也。諫而歸之。俟及欲以倏爲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倏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俟有惡於良娣。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必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己于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結構既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彊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而周旋於其間。進退不以介意。卒老于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元載之不能害己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爲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爲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爵而爲之臣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畏人之附賊。而屈法以誘之。乃益狎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爲亂益深矣。代宗惡李輔國之強。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既黜。而魚朝恩進。朝恩既誅。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剷除。而旋已受弊。終唐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者。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小人有所恃而爲惡。其後皆以狎昵近習之故。與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爲善。剛者不爲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爲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主於偏而成于譖。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驁之故。受昇平公主之譖。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此太宗所不能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護功臣。以爲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誣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媒孽之乎。然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召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元宗啓禍。祿山遺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矣。而況以肅代之容緩繼之乎。故不終元宗之

身遂有挾禁兵以行刼遷之計。爲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是稱兵犯闕。踵接京師。入室更衣。變生肘腋。再振再蹶。以至于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慎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衆七萬。欲拒朝命。未有以刼其心也。洪經綸爲黜陟使。直以一符罷其四萬。使悅藉以激其士。刼其心。而其勢遂熾。此乃高歡假以興冀。唐公假以興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悅。何其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以助奸。本以重朝廷而適以賈怨。人之不可不學也如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逗遛。說德宗暫罷楊炎而復用之。其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奸也。而德宗從之。豈人君之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旣罷而復聽殺之也。及懷光拒命。以杞爲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之故智。實以姑塞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盡力爭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天子出。是已然。苟使其前迷後悟。以心誠去之。則亦何可避此嫌。而隱忍以稔其患哉。

諸葛武侯敗于馬謖之違令。而戮謖以謝衆。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赦瑊以收功。皆是也。武侯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能泣麈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謖之見戮也。容復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戮謖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非瑊之罪。史抗諸人之罪。

也。抗等諸人不可勝誅。而賊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事。事不可以爲法。若一切行之。則猾悍者皆起其跋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爲正。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羈勒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翊。輩數人。追及于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尙十七人。蓋是時得閒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開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執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顧有所不能邪。陝州之役。秀實尙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于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閒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赴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攘袂奮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瑊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瑊辭之。則張延賞之譖。不在西平。而在瑊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以事上。必爲國家計。而不恤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駱元光焉。遠命以從。宜亦可也。

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間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夫間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既得。詰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吾之宿衛。以自解於離間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啓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爲之乎。昇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

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爲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興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元之捷。爲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孝靖求食而立廟者。有稱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僕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葺其故構。去三公而贈尙書。五十與百步之間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況未必知之乎。